

道教歷代發展-從漢代以來至現在 (二)

林皓賢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隋、唐五代時期：主要活躍的流派有上清道、天師道及樓觀道。此時期的道教是承接南北朝時期的延續和發展。有論者認為隋文帝個人信奉佛教，對道教採蔑視態度 (李養正, 1989, 頁 105)。但日本學者秋月觀暎考證，認為隋文帝的年號開皇本是源自道經、而他設立的玄都觀則重建北周武帝宗教鎮壓政策後被打壓的佛道二教，以及隋書中記載的道士活動，都表明在隋代，道教並非被蔑視的宗教 (福井康順等、朱越利譯, 1990, 頁 45)。而在北方新天師道散亡後，繼之而興的樓觀道，也曾受到隋王朝的扶持，並成為了隋唐的主流道教教派之一。由於唐代皇室以老子為先祖，故特重道教，使唐代道教大盛，加上太宗李世民未登基前，與太子李建成的鬥爭中，道士王遠知支持世民，而佛僧法琳則支持建成。故太宗即位後揚道而抑佛，至貞觀十一年後才有所改變 (牟鍾鑒, 2010, 頁 84)。即使後來有玄奘取經回來，唐室對其加以重視，但佛道比較下，仍是看重道教的多一點。唐高宗更加老子尊號為「太上玄元重帝」，玄宗加追莊子為南華真人，文子為通玄真人，列子為沖虛真人等，這些古代先賢所著書分別號稱《南華真經》、《通玄真經》、《沖虛真經》等。除了這些皇室連結道教的政策外，唐代出現了一批文化素質較高的崇道知識份子，如孫思邈、王玄覽、司馬承禎、他們多出身於茅山宗，「推崇老莊之學，融會三教，注重清修，輕符咒之術，善養生之道」 (牟鍾鑒, 2010, 頁 87)，大大充實了道教的內容。及後還形成了道教內丹學派，使以往道教注重練外丹追求長生成仙轉向重視修練內丹養生。此外，道教自南北朝而來與佛教之爭延至唐初，反而促進了道教在教學上的發展，例如歸納道教說教樞要的著作《道教義樞》問世，以及道藏《三洞琮綱》，都是道教在教學方面的巨作。

宋、遼、金、元：這時期活躍的流派有全真道、太一道、大道教、正一道 (源自天師道)、淨明道、武當道等。由宋代到元代是這三百多年是道教發展的一個新的時期。這時的特點有三個。一是北宋的幾位皇帝都特重視道教，以彰顯本身皇權的正統性。如真宗因遼國勢盛，以致感到天有二日，中原王朝不再是天下共主，於是醉心於道教，大搞天書降世，又重視符籙道教，淨明道就是在新時新興的符籙，此時的新特點是三教合流，吸收內丹，興起各種「雷法」 (牟鍾鑒, 2010, 頁 112)。正一道更受宋真宗大加重視，自 24 代天師張正起，至南宋時 35 代天師張可大，均受宋廷先生賜號。宋徽

宗受道士林靈素的影響，對道教的醉心更是偏執，有道君皇帝的稱號（南懷瑾，1996，頁 81），這不單做成北宋末年政事混亂，更導致宋朝道教的崩潰。其次是道教教派更分化繁衍，自南北朝時期形成的南北道教，在隋唐時本再歸於一統，然而時又再一次有新的分化。特別是金人南下，宋室南渡，使南北兩方道教在金人及宋人各自管治下發展，影響更直至近代。北方此時出現了的新道教發展迅速，例如太一教，特徵是以符籙和祈禱祛病消災；山東真大道教，以祈禱為主，不用符藥、只傳秘訣治病，不尚金丹及神仙之說；新興宗教中最盛的自然是唯一所熟悉的全真教，其教義主要是建立於三教同源之上，創教者王重陽要求信徒不單閱讀道教典籍，還要讀儒釋經典。他排除了舊有道教的符籙咒術的迷信思想，主張嚴格的內心修行，可說是自北宋末年的道教腐敗以來，一次針對性的改革（福井康順等、朱越利譯，1990，頁 52-53），後來其七名弟子（即世人熟知的全真七子，道門史稱七真）走遍大江南北傳揚教義，使全真教成為北方道教之首，長春子丘處機更受到元廷禮遇，在大都建白雲觀，成為全真教（龍門派）的根據地，而元朝以後，全真道傳入南方，以武當山為活動中心，以往張伯端一系的內丹派後人，均合於全真道，由此下開了全真南宗，後來世傳的武當道，亦是源於全真；南方則繼續有天師道（元代成正一道）為首，以江南龍虎山為根據地，36代天師張宗演更獲元世祖冊封，執掌江南道教，以後與全真於南北對峙而立。此外，宋元時期是教派道教內丹學經過五代至宋初時陳搏和張伯端的發展深化，形成完善的內丹學理論及系統。不少新興的道教教派均改變了舊道教的符咒迷信的色彩，而轉而為以養生修心的煉內丹，與道合一為主。

宋元以以來的道教，與前代相比，開始了日本學者所說以全真教為中心的發展過程。由此天師道→正一道，與全真教成為了中國南北兩大道教教權。香港道門的歷史基本亦是由此時期開始，而主要是全真龍門派的分支。此外，道教在此時開始，亦漸脫離舊有符咒煉丹的神秘色彩，而開始了內丹養生、修心及三教合流的發展方向，並在宋末大亂以後，開始了濟世利民、拯救民眾於現實的實際宗教實踐活動，這些可說是道教福利事業的發端。

明、清時期：這時期中國道教主要的流派，南方以正一道為首，北方則為全真道。

明清時期的道教正值走向由盛轉衰的時期。明代諸帝與道教關係密切。除了明太祖在《御制周顛周顛仙人碑記》中與周顛的關係（南懷瑾，1996，頁 117-122）、明成祖與張三豐（南懷瑾，1996，頁 124-125）、明世宗學道及因服丹藥而死（南懷瑾，1996，頁 127）等傳說及事蹟外，見諸明代史料中可看到明代對道教的官方政策是正面的。

可是此外，明代亦有大型的輯校道藏的工作，明英宗正統年間便詔通妙真人邵以正督校道藏，增所未備，正統十年完成，稱為《正統道藏》。神宗萬曆年間，仲第 50 代天師張國祥刊續道藏，稱為《萬曆續道藏》(牟鍾鑒, 2010, 頁 161-162)。清代前期開始，道教景況已不如明代，從官方來說，清代防範漢人之心甚重，作為漢人宗教的道教，不太重視，加上清王室多喜藏傳佛教及提倡儒學，道教的地位也說略有下降，例如，清廷雖仍有冊封正一天師的活動，但聲譽與地位已日漸低微，道光時更停止冊封之事。不過清廷卻對全真教反較有興趣，但這種興趣乃始於儒學，而三教合流及清靜無為之全真道則較能吸引清代統治者，如康熙時褒封全真中興高道王常月、雍正去南宗式祖師張伯端為「大慈園通禪仙紫陽真人」、乾隆時撥款修繕全真龍門祖庭北京白雲觀等，都是顯例(牟鍾鑒, 2010, 頁 169)。不過全真一派到了晚清，也開始走向下坡。教義理論上，如上所說，明代以北全真、南正一為主要教派，但全真道略為勢弱，而正一道則為朝廷所重。自明代初年起，正一道便掌全國道教事，直至明末。明代張宇初、趙宜真為當中高道。其《道門十規》，系統論述道教教義及規制，同時亦反映了他融會儒道及吸收了全真教性命雙修之學及嚴格教風(牟鍾鑒, 2010, 頁 156)。全真道方面，明代全真道士多為隱士潛修，當中最為世人所熟知的張三豐，雖然世代仍然他是武當，其實亦是全真道分支。全真北宗，自丘處機以後，以全真龍門派勢力最大。明代全真道理論以三教合流的方式為時代特色，承王重陽、七子等的性命雙修之宗旨，當然，七宗亦有所偏好，但亦反映不論主修性，命，自身清修還是男女合修，均亦強調以心性修養來講解煉內丹之學。故此明代的內丹煉養有了新的發展，並且始傳至民間。以武術為例，武當為內家功夫之宗，相傳張三豐為內家拳之祖，後來演化的太極功法，正是修練內丹的一種方式。到了清代，前述中興高道王常月，因應全真道於明末道風頹敗，教戒鬆弛，於是倡道以持戒為首要功行，其弟子並將其講稿整理成書《龍門心法》，是書最大影響為將全真道由重丹道變為重戒律。晚清全真道內丹學也出現了幾位有功底有著述的道士¹，其理論亦以前人的內丹學說為基礎，推陳出新，此處不贅。

明清時代，正值是道教在帝制時代的最後時期，作為一直與政權緊密相依的宗教，其繁盛得力於重室之寵，以明代為例，道教的待遇是無出其右，及至清代，因重室較重儒學與佛學，榮寵日衰。然而，道教之衰落，不單單在於政權的忽視。

¹ 較著名的有：李涵虛，為內丹功法西派創始人，受張三豐功法影響，與鍾呂丹法相結合，仍主性命之道；劉名瑞，為南無派 20 代宗師，他自稱「演法於龍門、受法於南無」，可見其法是兩派兼之；黃元吉，名裳，他的功法承中派傳統而有創新，又受儒學影響。這些知名道士的學說，直至近代仍影響不斷。

在清代以後，道教的教義理論以達至盡頭，而晚清西洋文化輸入影響更大。清末雖然仍有不少道教勝地以及道觀林立，若干道士仍保有道教形式，但如南懷謹先生所言，受新文化的影響下，「無餘力做到承先啟後，開展弘宗傳教的事業」，更何況道士眾中，「人才衰落，正統的神仙學術無以昌明，民間流傳的道教思想，往往巫蠱邪說不分」，致使道教影象更見低落。

小結

大致而言，道教自東漢末年起始以來，歷經歷代道門中人努力，才發展至一個完整的宗教體系，誠如本文一開始所說可以說，任何一個宗教都不是歷史上突然憑空誕生，而必然有其形成之過程的形成過程。道教在歷經千百年的時間，終在明代達至巔峰，而亦在明末開始漸衰。到了清代雖不乏有識之士進行改革，但到晚清，受到新時代的西方思想衝擊下，以及政治上不受重視，作為中國本土的宗教學說部分大受打擊。日本學者認為，在清代道教教團放棄本質的教法，在清代衰退是很自然的 (福井康順等、朱越利譯, 1990, 頁 58)。或許這樣說，道教在清末民初的民間，是世道愈亂愈多人信拜，但這只是作為庶民的民間信仰核心部分而能生存下去，至於原先學術及宗教理論的光輝，則開始隨時代的潮流而衰退。

(原文為道教歷代發展-從漢代以來至現在，為方便發佈編者分為一二兩部)

參考資料

牟鍾鑒. (2010). 中國道教. 香港: 青松出版社.

李養正. (1989). 道教概說. 北京: 中華書局.

南懷瑾. (1996). 中國道教發展史略.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南懷瑾. (1996). 中國道教發展史略.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福井康順等、朱越利譯. (1990). 道教 (第一卷).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